

中东社会转型中的非阿拉伯因素

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丁 工

摘 要：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土耳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政治与外交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尤其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依托中东格局进入旧已破、新未立的转型之机，逐步形成中等强国型的外交战略。本文从土耳其所具有的现实条件和制约因素两个方面分析该外交战略构想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关 键 词：土耳其；中等强国；地缘政治；外交战略；中东

作者简介：丁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091）。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5-0085-12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中等强国是指拥有较强的实力、在国际社会发挥着仅次于大国又迥异于大国作用的一种国家类型。现代意义中等强国的概念由二战后加拿大政府首创，基于对加拿大战略资源距离大国存在先天缺陷的认识，提出以中等强国的身份介入国际秩序、机制的建构和运作，确保有效行使其区别于一般国家的职能作用，从而创造性地使用中等强国理论作为加拿大对外事务的指导思想。随后，中等强国理论逐步扩展到国际社会，被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瑞典、墨西哥等中等国家所接受，并最终演绎为这类实力相对稍弱的国家群体试图获取更大国际和地区影响力而从事对外行为实践的有效路径。由此可见，以中等强国身份开展外交活动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整体国力处于国际体系的中间偏上层面上，对资源拥有一定的掌控能力，可以凭借自身力量达到对外政策的某些目标；能够在有限的国际秩序框架内采取相对独立自主的政策，对地区和国际

钱皓：《中等强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路径研究——以加拿大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6期，第47～54页。

事件的发展进程施加相应的影响。

自 2002 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政局趋于稳定，经济保持 6% 以上的高速增长，国力的增强为土耳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强大的实力基础和信心支持，推行中等强国外交战略的轮廓日渐清晰。作为一贯奉行亲西方外交政策的中东国家，土耳其在保持外交重心面向西方的同时逐渐加强在周边地区事务中的作用，显著提升地区外交在其外交布局中的分量，并重视发展同区域外大国以及一些重要的地区组织的关系，开始积极以中等强国身份活跃于多个国际舞台。具体表现为：在与美国继续保持传统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以加入欧盟为基本国策不动摇的前提下，重视建立和维护同邻国的友好关系，推行“与邻国无冲突、零问题”外交，积极改善同南欧存在领土争端问题的国家的关系。在中东地区大力发展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承认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合法权益，支持中东和平进程，主动介入阿以争端的调解。2011 年中东变局中，土耳其凭借既是北约成员国又是伊斯兰国家的独特身份，纵横捭阖于西方、阿拉伯国家以及各国反对派等多方力量之间，成为该地区最耀眼的明星。在伊朗核问题上土耳其顶住欧美盟友的压力，采取完全独立自主的政策，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2010 年 5 月当国际社会就伊朗核问题僵持不下时，土耳其联手巴西同伊朗签订铀浓缩转换协议，为解决伊朗核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模式。此外，土耳其还努力谋求地区外影响力，外交布局逐渐走出西方、周边两个固有的领域，在中亚地区进一步密切与突厥语系国家在民族、宗教、历史、文化和地缘方面的联系，更加注重发展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关系，并且将非洲纳入其外交视野。2008 年首届土耳其—非洲峰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土耳其通过加强同非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拓展其在国际社会的活动舞台。2011 年中东变局的爆发和正发党第三度蝉联执政，为土耳其延续中等强国外交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国内基础和有利的国际环境。鉴于上述背景，本文从土耳其地缘政治资源、国力条件、外交战略、独特的软实力等方面分析土耳其实践中等强国外交的现实依据，以及阻碍其目标实现的制约因素。

一、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的现实基础

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丁工：《中等强国崛起及其对中国外交布局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10 期，第 47～53 页。

要的作用，在崛起的新兴国家这一群体中，土耳其虽没有“金砖国家”等新兴大国耀眼，但在发展领域中的表现依然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发展前景被广泛看好。土耳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地区大国，以其现实的国力条件、独特的战略地位、良好的发展前景完全具有成长为全球性中等强国的可能。

（一）地理位置重要，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土耳其共和国位于地中海和黑海之间，据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自身地跨欧、亚两洲，毗邻黑海、地中海和爱琴海，接近里海，在地缘战略格局中占据独特的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土耳其并非强大的政治实体，但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使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布热津斯基就将土耳其称为欧亚大陆棋局上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土耳其周边邻国众多，且大多是世界热点和动荡地区，北约专家确定的16个有关欧洲安全的“热点”中，就有13个处在土耳其周边，是处于世界几大热点结合部的国家，也是周边环境最为复杂的国家。土耳其东部与西亚大国伊朗接壤，东北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高加索国家；南部与叙利亚、伊拉克两个阿拉伯国家接壤；北接巴尔干半岛，辐射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前南联盟等原东欧国家；西部隔爱琴海与希腊、塞浦路斯相望；临近俄罗斯，离哈、乌、土、塔、吉等中亚国家和阿富汗也不远。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两海峡间的马尔马拉海，是沟通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水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独特的地缘环境在给土耳其带来不少压力和难题的同时，更使其拥有巨大的财富，成为进行多边博弈的重要资本。一方面土成为各大国竞相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得以借此扩展外交空间，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如今土耳其正将地缘政治优势当做国家崛起的平台。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中指出“土耳其的作用在于：稳定着黑海地区，控制从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在高加索地区抗衡俄罗斯的力量，在中东和中亚削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影响的作用，并继续成为稳定北约南翼的重要支撑点。土耳其如果不稳定就可能在南巴尔干引起严重的暴力冲突，使俄罗斯更容易重新控制新独立的高加索国家。”凭借独特的地缘

李玉东：《面向全球的土耳其外交新思维》，《光明日报》2010年1月23日。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

Sebnem Udum, Turkey and the Emerging European Security Framework, Turkish Studies, Vol. 13, No. 2, 2002.

新华网，“土耳其概况”，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content_348653.htm.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8页。

优势，土耳其在发挥地区支轴作用的同时也广泛牵动着地区外诸多大国的敏感神经，地缘政治的作用是土耳其影响力扩散到地区外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向中等强国跨越的首要平台。

（二）现实国力较为雄厚，是中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国。土耳其拥有 7600 万人口，是中东地区仅次于埃及的第二人口大国。土耳其族是该国的主体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80%，99% 国民信奉伊斯兰教。土耳其经济总量一直排在世界前 20 位，尤其自 2003 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对经济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开放资本市场，吸引外资，增强市场透明度和经济竞争力，经济取得快速发展。2010 年时 GDP 增速超过 8%，达到 7400 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 17 大经济体，与欧盟成员国相比居第 6 位，人均 GDP 接近 1 万美元，迈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由于土耳其经济的优异表现，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入选颇受瞩目的“展望五国（VISTA）”和“新钻十一国（Next-11）”两个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榜单，发展前景看好。

在军事方面土耳其拥有现役部队 63.9 万人，并大量装备西方制造的先进武器，是北约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力量，综合来看其军事实力不仅在中东地区首屈一指，即使在欧洲也算得上是重要军事强国。土耳其武装力量军种齐全，建制完整，由正规军、预备役、准军事部队组成。陆军是军事力量的支柱，装备有美式、德式制造的多种型号、性能出色的坦克 4200 多辆，装甲运兵车、步兵战车近 4000 辆，火炮 3000 多门。此外，还列装数百架由西方国家提供的美制 AH—1W/P 型“超眼镜蛇”，法制 AS—532UL 型“超级美洲豹”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据美国国防部评估，土耳其陆军的实力在全球可排进前 10 位。海军方面拥有潜艇 16 艘，各种水面舰艇近 200 艘，并建有海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两个特殊兵种，是东地中海最重要的海军力量。土耳其空军战力强悍，除拥有 210 架美制第三代 F-16C/D 型战机外，还装备有 C—130 运输机、RF—4E 侦察机和 KC—135 空中加油机等多个种类优异的辅助战机，是该地区仅次于以色列的二号空中力量。此外，土耳其还具有较强的科技实力和工业竞争力，钢铁工业和工程机械工业较发达，是中东地区主要的钢铁生产国和工程承包国。作为全部由工业化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OECD）的成员，土耳其在该地区是除以色列外最发达的国家。

姚匡乙：《大棋局中的独特棋子——土耳其的机遇与困惑》，《人民日报》2007 年 11 月 30 日。

世界银行网站，“土耳其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turkey>。

中央情报局网站，“世界博览图书馆数据库土耳其概况”，<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tu.html>。

(三) 潜力巨大的软实力。除了硬实力，土耳其还具有两样得天独厚的软实力：“伊斯兰世界民主的样板”，“突厥语国家文明的中心”。在当今的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是唯一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因此一直被美国和西方作为民主的样板向广大伊斯兰世界推广。土前总统德米雷尔曾自豪地说：“由于土耳其重要的战略存在，她可能成为其中东邻国培植世俗民主种子的模板。”随着美国同伊斯兰国家关系的紧张和“大中东民主计划”的推行，土耳其的“榜样”和“桥梁”作用再次被提升。一方面美国密切同土耳其的关系可以作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和睦的象征，避免美国同伊斯兰国家的进一步对立。另一方面可以按照“土耳其模式”将中东、中亚的伊斯兰国家改造为民主、西化、世俗的国家。而土耳其则充分利用自身既是北约（NATO）成员国，又是伊斯兰会议组织（OIC）成员国的特殊身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关注欧洲局势的同时又关心中东事务，发挥了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重要的“纽带”作用。

2011年中东变局爆发后，与区域多个阿拉伯国家陷入动荡形成鲜明反差，土耳其不仅没有受到波及，还逆势上扬、借机崛起，大有取代埃及、沙特成为阿拉伯世界典范的势头。土耳其的地区强势崛起使正发党所奉行的温和、务实、寻求宗教与世俗间平衡的政策引起中东国家的广泛关注，人们将土耳其在保持繁荣稳定的框架下推进传统伊斯兰国家向现代化民主国家过渡的发展经验称为“土耳其模式”。现代土耳其自诞生便将严格的政教分离、世俗民主作为立国之基和强盛之源，正发党在维持国家世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强调维护传统伊斯兰价值观，提倡在尊重宗教自由前提下推动民主改革，并把宗教自由作为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土耳其现政府推行的“民主保守党”路线，着眼于国内多重属性的社会现实，兼顾了历史传统因子和现代文化元素，以非分裂性、非对抗性的思维角度审视国内外复杂、混合的诸多问题，最大限度地迎合、协调各方势力，从而有助于执政根基的稳固和发展活力的释放，使土耳其的社会面貌发生了质的飞跃。土耳其多元共处、东西兼容、教俗结合、和谐包容的发展模式成为动荡风暴中的新亮点，无疑对众多茫然于如何在本国实践民主制度的阿拉伯国家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借鉴意义，土耳其软实力的示范价值再度被提升。埃及威权政府倒台后，地区国家开始有意探讨和效仿土耳其的民主模式，甚至如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真主党等也在思考推行温和化路线，像正发党那样

Suleiman Demirel, “Turkey and NATO at the Threshold of a New Centu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 No. 1, 1999.

丁工：《中土关系四十年——回顾与展望》，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3期，第20～28页。

以议会选举的方式获取国家政权。2011年6月土耳其议会大选帷幕刚落下，东盟就举行了一场“土耳其模式发展经验”研讨会，一些阿拉伯政治组织则以近似正发党的名称命名，如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埃及穆兄会的“自由与正义党”等。土耳其的民主实践以事实驳斥了西方人长期以来所持有的“中东民主例外论”或“伊斯兰例外论”，显示了伊斯兰国家通过合法的渠道，在遵循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寻求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可行性，对中东地区产生了积极的示范和扩散效应。联合国人权与发展报告高度赞扬“土耳其模式”：“当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在经历合法性和政府有效治理的信任危机时，土耳其无疑给予了它们榜样的作用。”

另一方面，“土耳其模式”还对中亚-高加索地区广大的突厥语伊斯兰国家具有强大的感召和凝聚功效。冷战结束导致欧亚大陆中部突厥语国家和族群地带出现，在这一广袤的突厥语地带上，土耳其以优先于其他突厥语国家及族群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政治制度及社会发展水平，对突厥语世界有特殊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被称作“突厥语世界文明的中心”，并以突厥语世界的领袖自居。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土耳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松散的突厥语大家庭的潜在领袖。为此它利用其令人羡慕的相对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语言上的接近以及经济手段，力图在目前这一地区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把自己确立为最有影响的力量。”近年来，土耳其重新加强了上世纪末以来一度冷淡的同突厥语国家的关系，于2006年11月在土耳其召开了业已中断5年的“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提出建立“突厥语国家共同体”的设想，使得本次峰会成为一个进一步发展多边合作，增进地区和平与稳定，交换彼此对有关地区和国际问题的看法，开发突厥民族的社会、文化和文明遗产的平台。

土耳其现实所拥有的硬实力是决定其成为中东地区强国的前提条件，也是谋求中等强国地位的物质基础，而其所特有的民主、西化的伊斯兰国家和先进、文明的突厥语国家两项软指标，则是能够超出地区影响范围的现实国力，也是开展中等强国外交最具潜质的资源。特拉维夫大学前校长伊塔玛尔·拉比诺维奇(Itamar Rabinovich)就曾指出，土耳其正探索非暴力地缘政治的新路，力求超越边境的影响力，有可能成为中亚和中东地区的“掬客”。

(四) 连接欧亚的能源枢纽。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能源供应和需求之间

王林聪：《土耳其模式给动荡中东的启示》，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21期。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5页。

的矛盾日益凸显，能源安全已成为部分国家尤其一些大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油气资源控制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各国对油气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并不仅仅着眼于原产地，更关键的是对油气管道走向的安排。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就曾这样评价油气管道的战略性，“油气资源固然对各国都很重要，但是这些能源如果输送不出去则毫无作用。油气管道不是一条能源输送通道那么简单，而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控制一条油气通道，那么它就可以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扩展至管道所经过的所有国家，从而可能打破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引发地区力量的重新组合。”近年来，里海周边的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已发展成为继中东之后世界新的能源供应地，土耳其恰处于中东和中亚两大供应地之间，是连接欧洲这个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市场与上述两大能源产地的交汇点，具备充当欧盟能源走廊的条件。欧盟方面为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过度依赖，积极实施能源进口多元化，经土耳其输入中东、中亚的能源是其增强能源安全的重要渠道。里海—中亚新独立国家由于远离欧洲，油气资源必须通过“中央—中亚”管道集中过境俄罗斯后再出口，该地区国家迫切希望建立新的能源输送通道。因此，无论是欧盟还是里海—中亚国家都有意选择土耳其作为能源中转站。土耳其则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在确保国家现实利益的基础上，巧妙周旋于美国、欧盟、俄罗斯、伊朗以及中亚国家之间，努力在扩大自身影响与避免成为矛盾焦点间寻求平衡。鉴于土耳其在世界能源地图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学者指出，对华盛顿来讲，土耳其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可以撬动欧亚大陆的权力均衡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或者朝相反方向发展，即这依赖于土耳其和莫斯科的关系紧密程度，以及土耳其在关键的能源管线选择中所扮演的角色。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土耳其就明确将打造能源走廊作为国家政策，进行大规模的油气管道建设和能源体制改革，目前已建成较发达的油气管线网络，开始初步发挥中亚、中东油气过境国的调度枢纽和配送中心作用。在石油输送方面，目前每天大约有 600 万桶石油过境土耳其输出，主要是通过 2006 年投入使用的 BTC 管线。但以未来趋势看，土耳其打造欧亚能源走廊更多落脚于天

张钊：《油气管道控制权：国际能源第二市场》，《中国化工报》，2008-07-08
William Engdahl, War, Oil and Gas pipelines: Turkey is Washington's Geopolitical Pivot, Montreal: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Globalisation, April 14, 2009.
Volkan Zdemir, Turkey's Role in European Energy Security, Europe's Energy Security, No.1, 2008.
巴库（Baku，阿塞拜疆）—第比利斯（Tbilisi，格鲁吉亚）—杰伊汉（Ceyhan，土耳其）石油输送管线巴杰线，简称 BTC。

然气中转地的定位上。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天然气在能源消费市场上的比重持续增长，并且从成本角度讲，直接建设连接供气方和消费方的输气管道是更为经济的选择。到目前为止，土耳其境内能够为欧洲供气的跨国天然气管道主要有从土耳其的布尔萨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到希腊东北部科莫蒂尼并将延伸至意大利的输气管线；从阿塞拜疆经格鲁吉亚到土耳其的埃尔祖鲁姆的南高加索 BTE 管线；从伊朗大不里士至安卡拉的天然气管线以及拟议中连接埃及和土耳其，途经约旦、叙利亚的阿拉伯管线。这四条管道中最重要的是南高加索管道，起到能源配送网络支柱的作用，也是欧美力主实施的纳布科管道的基础。2004 年欧盟提出修建连接土耳其和奥地利，途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将里海—中亚天然气送往中东欧的纳布科管道。该管道以南高加索管道为主，在东边土耳其境内同南高加索管道对接，向西同南欧天然气管网连成一体。2009 年 7 月土耳其签署了建设纳布科管道的政府间协议，该协议被土喻为“世纪交易”。按照土耳其的设想，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伊拉克和埃及能够最早成为欧洲能源安全综合体中的组成部分，最终伊朗、俄罗斯也将加入到天然气供应的项目中来。由此，土耳其判断，欧洲天然气消费迟早要恢复，不管纳布科先天有多少缺陷，只要管线开通，来自伊拉克、埃及、伊朗、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国的天然气都将汇集到土耳其，届时土耳其将拥有连接里海、波斯湾和欧洲的能源枢纽地位，发挥欧盟“南部能源走廊”作用，进而彻底整合欧亚大陆西部能源地缘版图，极大地提高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二、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的制约因素

结合自身国情特点，土耳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谋求发挥中等强国的有效作用，提出全方位外交战略构想。中等强国外交无疑给土耳其扩展外交活动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带来了新契机，尽管土耳其一定程度上也具备实现中等强国外交的潜在可能，国际社会也普遍看好发展前景，但也应该看到实施中等强国外交的发展道路并非平坦，还存在许多制约其扮演中等强国角色的因素，主要包括：

巴库（Baku，阿塞拜疆）—第比利斯（Tbilisi，格鲁吉亚）—埃尔祖鲁姆（Erzurum，土耳其）即南高加索天然气管道 SCP 又称巴埃线，简称 BTE。

Katinka Barysch, *Turkey's Role in European Energy Security*, Londo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2007.

庞昌伟，柏锁柱：《纳布科项目与美欧俄及里海新兴资源国能源博弈》，载《国际展望》2010 年第 2 期。

（一）黯淡的入盟前景严重影响土外交目标、战略定位的设置和实施。土耳其一直把加入欧盟、融入欧洲作为基本国策，土历届政府都以早日进入“欧洲大家庭”为目标并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但多年来土耳其在入盟问题上屡遭挫折，其追求的欧洲国家身份始终得不到认可。自2005年土耳其和欧盟启动新一轮入盟谈判以来，土耳其加快入盟进程步伐，为符合欧盟的入盟标准推出了一系列改革计划，而欧盟却百般挑剔延缓其入盟。到目前为止，土耳其入盟所涉及的35个大项中只启动了12个，土耳其入盟之路依然漫长。欧盟刁难土耳其的背后有其深刻的战略疑虑，一方面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吸纳土入盟会使欧洲背上更大的包袱，另一方面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难以获得基督教欧洲的身份认同。此外，欧盟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心，土耳其的国土面积是德国的2.23倍，人口超过英、法仅次于德国居欧洲第二，60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堪称欧洲第一军力。若土耳其加入欧盟，凭借国土资源和军事实力，再加上占据的地缘优势，无疑具备成为欧盟安全方面的“龙头老大”的可能，从而根本改变欧盟内部的权力分配格局。土耳其入盟问题久拖不决消耗了大量的外交资源，严重影响对外战略的实施进程，成为土耳其在地区外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一方面，按照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构想的角度看，加入欧盟融入西方社会是其战略实施的前提保障；另一方面，从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路径的角度讲，获取自身利益也需要依托欧盟多边制度框架和地区安全机制的平台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但随着入盟进程屡屡受阻，前景漫长而黯淡，土国内已有相当强烈反对入盟的声音，如何对待入盟问题已成为土耳其向中等强国迈进道路上必须面对的挑战。

（二）固有的库尔德人结构性矛盾限制土外交行动的独立性。对土耳其国家安全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库尔德人问题，也是困扰土耳其近一个世纪的难题。库尔德人是中东的古老民族，也是当前该地区第四大主体民族，总人口约300万，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四国的交界地区。由于库尔德人没有自己的国家，四国内的库尔德人对所在国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都有从所在国独立或合并成立库尔德斯坦国家的愿望。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最多，面临的问题也最严重。自土耳其建国后，境内库尔德族同中央政府的矛盾就十分尖锐，土政府一直拒不承认库尔德民族的存在，采取强制同化库尔德人的政策。1979年库尔德工人党成立，试图通过武装斗争在土、伊、叙交界处的库尔德人居住区建立“库尔德斯坦共和国”，开启同土耳其中央政府持续至今的战争。双方的冲突已造成3万余人丧生，土政府为此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成为土耳其久治不愈的心病。库尔德问题在本质上属于内部事务，但由于跨界

性因素的存在，使该问题的处理越出国家界限关联到同邻国交往，甚至扩散到地区外严重影响土耳其同欧美国家的关系。欧美曾多次指责土耳其在对待库尔德人时有违反人权的情况，欧盟还将库尔德人权利和地位问题作为反对土耳其入盟的理由。因此，库尔德问题即直接关乎土耳其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又涉及同邻国和欧美国家的关系，是兼具内政和外交双重特性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存在着维护国家主权与优化外部环境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土耳其力图满足中等强国的标准，需要更加独立自主地从事外交活动。另一方面，库尔德问题引起的邻国反映和西方态度，又极大削弱了其自主性的回旋度，如土耳其多次迫于美国压力修改对于邻国伊拉克中央政府、伊北部库族地方自治机构的既定政策。由上可知，要保障中等强国外交的有效实施，土耳其必须妥善处理库尔德人这一同时具备国内和国际属性、牵扯各方利益的复杂问题。

（三）纠结的内政损害土国家形象，弱化对外行为效果的正确评估。自现代土耳其建国时起，凯末尔就将基本国策定为世俗、西方、民主的共和国，但土耳其在国家路线上却始终困扰于教俗之争、摇摆于东西之间、徘徊于多党民主与军人干政之中。作为一个绝大多数国民几乎都是虔诚的穆斯林，又自认为是世俗的国家，伊斯兰教同政治的关系历来是土耳其社会生活中最敏感的话题，世俗化与伊斯兰化的道路之争一直非常激烈，曾多次引起政局动荡。土耳其历届政府都以面向西方作为外交政策的重心，并在融入西方社会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始终无法获得欧洲身份的认同。作为地处亚欧交界的国家，土耳其固有的亚洲属性，同其“脱亚入欧”的路线必然存在隔阂；而欧洲人对土耳其“向往西方的东方国家”的身份定位，又使其融入西方社会的努力屡遭挫折。近年由于土耳其再次被欧盟拒之门外，国内反欧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增，加上中东变局又为填补权力真空和构建地区秩序提供了施展的舞台，进一步促使其对外政策呈东向趋势。由此可见，如何在亚洲属性和欧洲特性之间取舍，选择欧洲还是回归亚洲依然是影响土耳其战略方向的根本问题，也直接决定着国际社会和机制对于其中等强国外交诉求的接纳倾向。

土耳其是中东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军人干预政治的现象却异常突出，军政双方的斗争也一直非常尖锐复杂。文官政府同军队系统由来已久的矛盾，成为土耳其民主制度中最受诟病的地方。土耳其自上世纪 60 年代便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成熟的多党民主体制，但直到现当代，军人仍然在土耳其政治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实践着“文官执政、军人监国”的统治模式。自 1960 年以来土耳其军队已经发动 4 次政变，推翻具有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民选政府。虽然军方在政

姜明新：《军人政治传统与土耳其现代社会变革》，载《战略与管理》2002 年第 5 期。

变后不久就“还政于民”，一定程度上起到捍卫世俗政权、维护国家稳定的积极作用，但军队干政更多的是阻碍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1997年在军方强烈反对下，以“软政变”的方式迫使组建不到一年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繁荣党和正确道路党联合政府解散。2010年2月23日，土耳其警方闪电逮捕了包括土耳其前空军司令、前海军司令在内的48名高级军官，粉碎了这些军官企图制造的政变阴谋。2011年5月，正发党赢得大选再次执政后又逮捕了约250名军方将领，指控这些激进人士阴谋策动政变，包括试图炸毁民航客机、清真寺及博物馆，借机制造混乱以维护世俗化路线。本次政府粉碎政变图谋的事件，随之引发陆、海、空三军高级将领的集体辞职，军政双方的紧张矛盾进一步升级。总体来看，土耳其世俗民主政治已发展到一个较为成熟稳定的阶段，民主政治意识和制度理念已经渗透、融入到土国内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方方面面，军方势力的影响也在民主框架内理性收缩，但文官同军人围绕权力和路线的争夺短期内难以消除，仍将长期存在，并随时可能激化到影响整个国家稳定的程度，从而在一定限度内削弱土耳其民主国家形象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三、结语

评价一国外交政策时，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该政策能否在特定时期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国家外交战略的目标和内容是由其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所决定的，国内外局势的转变必然会引起利益诉求的改变，利益诉求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政策的调整 and 适应。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土耳其基本满足中等强国的标准，具备开展中等强国外交所需要的软硬条件，其中地缘优势、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发展潜能等已完全符合中等强国的标准，虽在独立自主外交和完善国内机制等方面距离中等强国的要求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外交战略的选择基本与其所处形势的转变相一致。在近期的中东变局中，土耳其充分演绎了中等强国的外交角色特征：当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政权更迭之后，土政府灵活调整外交思路，借巨变之机建立以土耳其为轴心的势力范围，努力成为地区新秩序的创建者。土耳其继终止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政治交流后，又在巴勒斯坦入联问题上坚定支持巴方，从而赢得广大阿拉伯民众的普遍欢迎。叙利亚危机出现后，土耳其180度大“变脸”，由之前巴沙尔的“亲密朋友”转身成倒巴“急先锋”，埃尔多安总理多次表示巴沙尔政权已经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并积极武装叙反对

Ziya Onis, Turkey, Europe, and Paradoxes of Identity: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Democratization,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No. 3, 1999.

派。土在叙问题上同阿拉伯世界主流的逊尼派立场趋同，使阿拉伯国家非常看重土耳其在解决叙危机中的独特作用，以至阿盟几乎凡涉及叙利亚局势的会议都邀请土参加。土耳其在中东变局中的作为，得到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认同，其地区影响力持续飙升，从而更坚定其开展以中等强国外交为主体战略导向的信心。

总体来说，土耳其目前的国际影响力同中等强国外交的行为特性尚不完全匹配，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中等强国，取决于土能否克服现实中的制约因素，尤其是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正如英国智库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土耳其专家法迪·哈库拉所说：“土耳其在打造新土耳其帝国式的外交政策，但其雄心依然存在限制，是雄心与能力的对抗，未来土耳其的雄心要想与其能力相匹配，还需要激烈的政治改革。”土耳其作为未来欧亚大陆接合部地缘政治区域的中枢国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作为具有深厚伊斯兰传统文化的世俗、自由与民主化的国家，以及前景光明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在中等强国外交思维指引下纵横捭阖于各方力量之间，最大化地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努力实现从国际博弈的“棋子”向“棋手”的转变。

Turkey's Middle Power Diplomacy

DING Gong

Abstract: Since the new century, Turkey is changing its foreign policy with its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after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took power, Turkey has gradually formed its middle power diplomacy on the favorabl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ddle East configur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and possibility of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from the view of Turkey's realistic national strength condition as well as the restriction factors.

Key Words: Turkey; Middle Power; Geopolitics; Diplomatic Strategy; Middle East

(责任编辑：钮松)

搜狐网，“土耳其谋求大国地位”，<http://news.sohu.com/20100520/n272246311.shtml>。